

支小
庫型
崩
月

歐陽山作



833.1
Bx 97

小 型 文 庫

崩 決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小 型 文 庫

崩 決



每冊實價

著 者 歐 陽 山

出 版 者 文 學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崩 決

所有的人都聽見了賴津底一聲猛然的叫嚷，從睡夢裏慌張地坐了起來。他底聲音是剛強的，帶着絞扭和撞碰的音響，在空曠而開朗的山地上，好像一串用煩惱和痛恨鑄成的鐵環，互相連扣着，驀地被拋上半空中。跟着二三十個男子底叫嚷升騰起來，嘶啞的，疲倦的，但仍然非常宏大的聲浪，越湧越高了。

梅二能，一個五十多歲的駝背的農民，好像一個皮球似地跳起身，一把提起他那個三歲大的女兒阿添，用蒙着粗厚的繭皮的赤腳踢他老婆梅二嫂底腦袋，一面咒罵着：

「鑽進泥土裏面去，永遠睡在那裏吧。——不就坐起來。你是死的——活的呢？」

四五十個男男女女赤着腳，披着破爛的衣褲站了起來。在潮濕的泥土和陰冷的夜露中間睡過一夜（和這一夜前的許多夜）——他們底腰背都佝僂着，患了風濕病似

地，不能夠挺直。每個人都用最直接的動作搶起剩下給自己的東西：土製的瓦碗，小風爐，當作灶爐用的磚塊，鏟刀，破爛的（應該到秋天才用的）夾衣服，裝着山芹菜，野香菇，和水芥菜的小竹籃；有些人忙着拆除用樹枝和棉絮架成的小帳幕。

焦順一手拾起那把小斧頭，擲在腰間，隨後謹慎地整理那赭灰色的長長的魚網，他是一個焦黑的年輕伙子。寬闊的扁平的前額，厚的鮮紅的嘴唇向外突出，凹入成直角的銳利的眼睛毫無拘束地轉動着。喜歡爬樹，活捉許多小小的昆蟲。當他在樹上和人辯論的時候，他表現他底聰明，機警，和詭異的才能。他底闊大的手在魚網上迅速地動作着，好像他要拍掉那上面的塵土。

只有徐溪伯是一個例外，仍然睡在地上。他底身體短而厚，一個蝦公一樣鉤捲着。穿着染黑了的衛生衣，藍布長褲子，用些乾枯的樹枝蓋着赤脚和光禿的腦袋。從樹枝裏伸出頭和一撮灰白的（雖然不是老年的）鬍子來，他不大熱心地叫喊着：

「是今天了？——大家都要死了麼？」

離開三四丈遠，徐福太爺底孫子阿提哭吵着要求食物，別的孩子也跟着哭叫起來。

了。徐福太爺因為沒有辦法回答那簡單的要求而狼一樣地尖聲嚎叫着：

「誰好好地想個法子行行善事！叫他們別哭——誰呵？」

「就算是我吧，——你打算叫誰呢？」

徐溪伯懶懶地坐了起來，這樣回答那老頭子。他從衛生衣袋子裏掏出一句熟煙和一些烟紙，細心地捻起一撮黑色有油光的烟絲，慢慢地捲。舉起頭望望天色，從各種雲彩底分佈和密度來推算這一天的天氣。

徐福太爺搶去了他底烟絲和烟紙，把那些東西丟下地，用脚重重地蹣，蹣到鬆軟的泥土裏面去。

「我是你底長輩，我告訴你阿溪。看你敢劃一根火柴！」

「好，」那中年男子縮起上唇回答了，「那麼我賀你多活幾天吧。」

籬斗岡是一個饅頭一樣的圓頂小丘陵，位置在離開西江中部五里的維化村底南

部，岡底週圍約莫只有半里長，滿滿地種着松樹。——牠們以整齊的長度和密度的排列拱衛着那小山。有兩條路半隱半現地穿過長滿粗壯的綠草的山坡，一條橫過山腰斜斜地向下流瀉着，走過一個竹筍園，可以通到維化村，現在已經給水淹沒了；一條依相反的方面爬上燒豬嶺，一直可以通到鄰近的幾縣地方。

燒豬嶺比籬斗岡高出十幾丈，上面有更大的形狀醜陋的榆樹林，許多較小的山梔樹掛滿潔白的細碎的花朵。穿灰色衣服，揹着上了刺刀的步鎗的巡邏兵時時在樹林間出現，他們把一枝紅邊的藍布旗子插在地上，躲在樹蔭底下睡覺，或者吹起銀哨子，做出吼叫的怪聲。一到晚上就不知道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將近一百個的維化村耕家的老小蛆蟲般地露宿在籬斗岡上，——不可避免地，牠底腿部在什麼時候開始了潰爛了。

最先做出警告的叫嚷的賴津給十幾個同村的圍住，不斷地責罵。

「好了，現在我起來了，你有什麼吩咐呢？」剪了頭髮，身材高大的年輕姑娘賴娥切

實地非難他。她是賴津底姑輩。她舉起一隻手預備鉗賴津底大鼻子。

「不要賣弄這些全無價值的聰明——你知羞不知的呢，大漢子？」梅二能指那些受了驚嚇的小孩子們給他看，說：「那些廢物——和那些女人都閉着嘴，只有你好意思大驚小怪嘈起來！」

別的一羣姓梅的和一羣姓賴的互相詆毀着：

「太陽還沒出來呵，全家剝！」

「太陽爲什麼要出在你們頭上？你們會造子彈，又認得縣官；包收起地稅來只曉得有地，好久以前你們就不要再太陽了！」

「你們都是騙子。有鎗的時候殺人，沒鎗的時候詐死！……叔父和姪女……記得嗎？」

「姓梅的也叫喊過的。」

「我先是聽見別人喊，後來……我怎麼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呢？」

賴津忙着對大家解釋這件事底經過：他忽然感得脚底有一股冷氣，他馬上知道了那是水，便忍不住叫起來……

「我是一番好意。水來得急來得慢，誰也不能夠預先知道。昨天晚上臨睡的時候，我想至少離我有四尺……牠到底會不會馬上把籬斗岡蓋過了？呢？如果把你們淹死了，閻羅王那裏又會有人告一狀，說我使黑心不做聲……你看！」

他把他底證物對大家揚起來，一張線織的珠被，缺了一隻角，有許多破洞。半截沾上深黃的泥土已經浸濕了。

天空慢慢地由青灰色變成乳白色，四週也逐漸暖和起來。黃色的渾濁的水浸住整個本來是綠色的夏季的鄉村，竹筍園裏露出一點竹樹尖，在微風裏晃蕩，好像幾株水草，紅色的蜻蜓在上面悠閒地旋轉着。維化村中十幾間高大的房子還從水面冒出三角形，的尖屋頂，和無線電收音機用的長竹竿。牠們是屬於被耕家們所熟知的人物，像梅大善士，賴鄉董，和徐副團長等人的。禾田沉重地墜入水底，但仍然不甘心地掙扎着，翻動着，在

水面騰起無數的旋流的渦洞，從這裏傳出牠們最後的絕望的呼喚。隣村和隣縣的重疊的小山都變成小島，浮在可以望見的遠遠的水邊……

天剛破曉的時候，遠遠近近的水面上都籠罩着肥厚的帶紫色的霧氣，現在逐漸澄清了。殘留下來的就和棉絮一樣纏在伸出水面的樹枒中間，把枝葉壓得幾乎要倒垂下來。

除開岡上，任何地方都沒有生物底活動痕迹。週圍那些從西江溢出來的渾濁的河水愚蠢地盲目地沖激着，以殘忍的傲慢膨脹着自己的流動的身體，並嚙碎，吞噬了維化村底農民們那些茅屋，家具，豬槽，雞圈和禾田，——一切喜悅和仇恨，一切屬於他們的有益和有害的生物，一切爲他們所開闢的街道，池塘，和院落，一切爲他們所創造的文化的成果。把他們驅逐到籬斗岡脚上，蛆蟲一樣挖開那些濕鬆的泥土，延長着各自的生命。

水面上漂流着水草，破蓆，連根腐爛了的小樹，腫脹的，變成各種可怕的顏色的生物底尸體——人的或畜生的。牠們一大半浸在水裏，只有一小半浮出水平面上，濕漉漉地

恰如一些吹滿了氣的布袋，凝凍了的褪色的血塊滿佈在牠們底皮膚上，成爲紫色的，淡紅的，或灰色的花朵。這些尸體被活着的人叫做「海馬」。

焦順，那會打魚的年輕人，從沒有被沖去的遠遠的一個屋頂，——橫斜地交叉着仆倒的樹木和漂流到那兒被攔住的茅屋頂的那個地方，發見有一隻小船似的東西流出來了。牠和任何別的東西一樣，是灰色的，被關帝廟底尖屋頂擋住，一會兒又一挺一挺地浮出來。

「有船來了！」他第一個叫起來。放下自己的魚網，背轉身跑上岡頂去。人們開頭只相信那是另一匹「海馬」，往後看清楚了，那的確是一隻船。而且船上有人，又有許多物件堆積着。

人們跳躍着散開，又重新聚在一起。他們站在各自的地位上觀察那隻來船，紛紛說出自己對於牠的揣測。

「要是從縣裏賑災衙門來的，——他們有米，鹽，和火柴，那些 Kaedae（契弟：罵人

的話！」徐福太爺撫摸着他底孫子阿提那多毛的小腦袋，說：「謝謝天，叫他們通通給了我們吧。……我們按着年歲底大小分……」

「不是按村子裏的排行，梅賴徐焦這樣分下來麼？」一個姓梅的這樣問了。

「水災又不認大姓的！」

有一個叫做焦賊的中年人，本來做着更夫的，說：

「不要爭了。你們通通拿去吧。我們看住你們吃。姓焦的死光了，不過沒有打更的和做幫忙的就是了。——現在，這些東西還有什麼用呢？」

站在一邊，徐溪伯懶懶地批評道：

「沒登天子位，先動殺人刀。你們到什麼時候才蠢出個眉目來呢！……索性大家都動手搶吧，大家都本事——都靠本事活的。搶好了之後誰有錢的不必做聲，出錢買就是了。」

「一句耕田佬的話！」

但是他勝利地笑嘻嘻地捧着餓扁了的肚子走開了。

「船頭擺着一個水缸呀……喂！」

大家聽見焦順在岡頂上這樣叫嚷着，才歛着呼吸靜默起來了。

害着熱病，一直躺在地上沒有起來過的徐星和星嫂也興奮地轉側着身體。丈夫是一個生滿絡腮鬍子的男人，從前在省城做過電燈廠的打磨匠，後來回到維化村在徐團副家裏當廚子的，瞪起一對鮮紅的眼珠子望着那皮黃骨瘦的老婆，顫聲請求她：

「……你試試看爬不爬得起來，他們真地嘈什麼呢？——我再餓下去就要完了的！站起來，用力試試看呀！不要叫那班狗東西忘記了我！」

他做一件事情喜歡轟隆隆轟隆隆這樣開頭，性子非常急躁。西江水一衝崩基圍，他就主張全村的人逃到省城去向衙門請願，但全村的農民都懷疑那樣做的可能性。……村裏稍爲有錢的人家都走光了，他就發起很高的熱來，跟住他老婆也病倒了。他們把他兩夫婦抬到籬斗岡上，用所有的舊衣服把他們蓋起來，一直蓋到再看不見人影。

「喂有姓徐的人沒有？」他重新顫聲呼喊著，「扶她站起來。幫幫她。」

焦泡，沒有工作的年輕的游蕩人，蹲在他旁邊發怒地回答他：

「姓徐的都到前面等着搶米去了。你叫她站起來幹什麼，她搶得過你那些弟兄麼？……留一口氣在喉嚨裏慢慢牽着吧！——我答應，如果我拿得到，分點給你們。」

那隻小船穿過竹筍園，慢慢靠近籬斗岡了。一隻普通叫做「四柱大廳」的木船，但是船篷已經拆除掉，剩下大洗澡盆似的一個光身。牠底主人是兩兄弟。葉益，跛了一條腿的老船家，和葉泰，身材高大的黑臉漢子，住在離這里二十里的一個小村裏面。

當大雨下了兩天沒停過，江水像一羣猛獸似地衝進每一個人家的時候，葉益非常鎮定地和葉泰泅水到河邊解下他們底小船，把鹽，柴枝，藏在還有半缸米的一個大水缸裏。一切弄妥當，水已經浸到屋簷，把門口封掉了。葉益跳進水裏，沈在水底，摸索着自己的門口，到屋裏去找尋他底老婆，和他們家庭中獨一的小孩子，他大哥遺留下來的七歲的女兒阿瓊。結果他什麼也沒有找着，於是他重複鑽出水面對他兄弟葉泰肯定地說：

「沒有了。什麼地方都找過……她們一定已經從別的洞口跑了出來了。」但葉益底估量，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

他們底小船打各個被水淹沒的村落裏穿出穿進，賣米和鹽給躲在屋頂上的貓一樣的人們和住在土岡上的猴子一樣的農民。——這是聰明的哥哥葉益想出來的應時買賣。

向一些小市鎮裏出高價錢收買米和鹽，洋火，藥材，要兩倍或三倍的價錢賣給被困在水裏的人。葉益歡喜得像一匹瘋狗，在船上跳着。這樣問他底弟弟：

「聽見鎮上的人說什麼沒有？……賑災會的人要來了麼，那些忘八蛋！」

他們底船流到什麼地方，葉益就命令葉泰爬上那些露出水面的尖屋頂，撬開瓦筒跳進去，偷取他們合用的貨物或別的值錢的東西。

在維化村地界上他兩兄弟有過一些簡單的爭論。

「那到了籬斗岡了呵，二哥。我們從用上岔過去吧。」

「我們不過籬斗岡？什麼道理！」

赤着上身和脚板，腰間繫一塊圍布，長頭髮底四邊緊緊纏着一條毛巾，兩個人都是同樣的打扮。——這種打扮在這個時候說明着健壯，活躍，和富有。

弟弟坐在船尾，用單槳划着船，固執地說：

「好好，我不跟你多說。你無疑是打算到那兒施捨……或者像放債胡葵說的，做點兒積福事的。」

「死了去吧！輪到你懂……我一點都不希望做有錢佬的生意——他們老早就跑到省城去了。……正是在這個時候，嘿，所謂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底時候！」

「我說錢，又不是說時候。他們這些出名的窮鬼……別耽擱時候倒是真的吧。」

「要是他們底心換得米，他們也要挖出來的。我底意思是大的小的全要刮……」
他們清清楚楚地聽見籬斗岡上向他們呼喊的聲音了。

搖搖晃晃地，葉益歪斜着身體站在船中心，異常有勁地舉起五個指頭，大聲回答：

「便宜啦，上等白米，五毛錢一斤。」

他們連一筆最小的生意都沒有做成功。有幾個幾乎裸露着前胸的女人用她們性急的追問激怒了這兩兄弟。

「那麼，賑災衙門的人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呀？」

「……沒有聽見過。」弟弟葉泰冷然說，「那里有什麼衙門，誰要在這個時候賑濟別人，是爲了什麼的呢？」

葉益仍然熱心地像罵人一樣向岡上的脚色提議：

「那個 Kaedae（契弟：有故示親暱的意思）要找陸地的？——整天出着太陽，地

下連半分水都沒有：北遠，角步，瀝井，那個全家剷要去五塊錢。小孩子減半。」

「多少？」徐溪伯蹲在地上，光禿的頭頂在陰暗的天色裏奇怪地閃出光來，問了。

「五塊。」

「不貴。」